

刑警
罗飞
系列终结篇
XINGJING LUOFEI

LIBIEQU


死亡通知单之 离别曲

周浩晖◎著

大结局



YZLI0890112819

 辽宁教育出版社

ISBN 978-7-218-0790-9

ISBN 978-7-218-0790-9
2014年10月第1版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死亡通知单

离别曲

[大结局]

LIBIEQU

周浩晖 / 著



YZLI0890112819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通知单之离别曲·大结局 / 周浩晖著. —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5382-9290-9

I. ①死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6325号

[图字大]

离别曲

LIBRARY

卷一 第壹回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字数: 270千字 印张: 19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吴璇
封面设计: 八牛

责任校对: 刘璞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ISBN 978-7-5382-9290-9

定价: 28.00元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目录

第八章 鹬蚌和渔翁 / 001

第九章 密谋 / 037

第十章 龙鱼宴 / 076

第十一章 越狱 / 101

第十二章 追因 / 160

第十三章 收割行动 / 194

第十四章 离别曲 / 216

第十五章 曲终·人散 / 247

尾 声 / 297

目录

CONTENTS 2

鹧蚌和渔翁

对于阿华来说，省城机场无疑是个痛苦之地。去年的那个深秋，叱咤一方的邓骅正是在这里的候机大厅内中弹而亡，从此也拉开了龙宇集团盛极而衰的转折帷幕。而就阿华来说，邓骅之死对于他情感上的冲击更要远远大于此外的任何意义。因为在阿华眼中，邓骅绝不仅仅是一个老板这么简单——那是一个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的男人，他们之间除了主仆关系，还维系着一种超出血脉的亲情。

那天晚上，阿华眼睁睁看着邓骅倒在自己面前，那种悲伤和绝望如同融化的冰川一样，将他瞬间吞没；他更无法忘记：当时那个肇事的黑影就站在候机室高处俯视众人，像是倨傲的苍鹰俯视着草原上无处藏身的鼠兔。虽然那个人用强烈的机场背光掩盖住自己的形容，但阿华却分明感觉到对方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荡过自己的全身，而他则如婴儿般赤裸裸，毫无防御之力。这一幕深深镌刻在他的心底，注定将成为他一辈子的耻辱。

好在阿华并不会因为耻辱而逃避，他也从来没有畏惧过任何痛苦。耻辱和痛苦只会点燃他的怒火——复仇的怒火！

所以当阿华再次来到省城机场的时候，他的步伐仍然坚定，他的腰背仍然笔直。虽然他在这里输过一场，但只要他仍在战斗，他就相信自己还有扳回的机会。

阿华等待的航班还有一个小时才会抵达，他便在大厅内找了家咖啡馆先坐一坐。店里的客人不多，阿华挑了个靠窗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不仅能看到店外大厅内的情形，而且还正对着店门，每一个进出的身影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。

自从明明出事之后，阿华已有足够的理由去留意身边的任何风吹草动。好在以他多年保镖生涯积累的能力，要想自保是不成问题的。

漂亮的女服务生端来阿华点的咖啡，轻轻放在他的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先生，请慢用。”

阿华端起杯子浅啜了一口，忽地皱起眉头。那服务生一愣，担心地询问：“味道不对吗？”

阿华摆摆手，示意这事情与咖啡无关。他的眼角略略向斜上方飞着——那里正是咖啡馆入口方向。

服务生意识到什么，便也转身向店门口看去。却见一个中年男子正从门外大步走进来。那男子看起来四十岁左右，神色镇定，步履沉稳，无论外貌和气质都颇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和好感。

服务生很职业地迎上前问道：“先生，您一个人吗？”
来人伸手一指阿华道：“我找人。”说话时脚步不停。服务生一路跟着，看到那中年男子在阿华对面坐定了，便又递过菜单问道：“先生，您看看点些什么？”

男子却直接把菜单往回一推：“不用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”
服务生倒也没多说什么，乖乖收起菜单退了下去。阿华则又品了一口咖啡，然后才抬起头来，正眼看了看那个不速之客，冷冷说道：“罗队长，这么巧吗？”

来人正是省城刑警队新任的队长罗飞。阿华与他也算是老相识。说实话，单就罗飞这个人而言，阿华对他的印象倒不坏。只是因为省城刑警队的前任队长韩灏射杀了邓骅，阿华便对警方专案组有了整体上的偏见，再加上后来阿华一手导演了龙宇大厦的双尸凶案和韩灏之死，他和罗飞之间自然就势如水火了。

面对阿华的冷言相讥，罗飞倒是坦然得很。他直言不讳地说道：

“没什么巧不巧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们警方一直都在盯着你——尤其是龙哥出车祸之后。”

对方蓦然提及龙哥之事，阿华心中难免一凛，但这种变化从他的面容上却丝毫看不出来。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下，不退反进地问对方：“那你今天是来拘捕我的吗？”

“如果我因为这件事情来抓你……”罗飞微微眯起眼睛，反问，“那我何必要等到今天？”

阿华和罗飞对视着，带着种寸土不让的气势，然后他用揶揄的口吻挑衅着对方：“那是一场车祸、一次意外。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不是。”

“是的，我没有证据。”罗飞在言辞上似是落了下风，可他的神态却沉稳依旧，尤其是他那双炯亮的眼睛，始终都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感。

这样的状态反倒让阿华有些摸不清虚实，他忍不住要主动出击，试探对方一下：“那你现在坐到这里，你又不喝咖啡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罗飞转头看向窗外，结束了与对方的视线交锋。同时他回答说：“我来找你要一个人。”

阿华的目光一挑，透出些迷惑的样子。而罗飞对着机场大厅内熙熙攘攘的人流看了片刻，又补充说道：“郑佳——请你把她交给我。”

阿华完全没料到罗飞此行的目标居然是那个女孩。他用手指轻轻拨着面前的咖啡杯，沉默片刻后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罗飞重新把头转过来，目光已不似先前那般锐利。

“我并非在以警察的身份向你命令什么。我只是作为郑佳父亲的故友，希望她能有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环境。”他看着对方说道。

感觉到自己的行为遭到误解，阿华蓦然间变得有些恼火，他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以为我会害她吗？我只是受人之托，我在照顾那个女孩……”

“我明白……”罗飞及时打断了对方的抱怨，“我知道你对郑佳没有恶意。你安排她到美国治疗眼睛，从这一点来说，你可称为她的恩人。我也知道那个托付你的人是谁，我甚至知道你们之间达成了什么样

的交易……”

“你想破坏我们的交易？”阿华敏感地问道。当初Eumenides获得了能证明阿华策划龙宇大厦密室双尸案的录音带，然后以此录音带为筹码托付阿华照顾郑佳。罗飞既然能猜到他们之间的交易过程，那一定会对这录音带虎视眈眈吧？他们现在都已知道：那女孩正是Eumenides心中最柔弱的阿喀琉斯之踵，罗飞现在想把她带走，莫不是要借此机会逼迫Eumenides倒戈？

罗飞“嘿”了一声，冷言道：“我有必要这么做吗？”

阿华把手里的咖啡端起，好整以暇地品了一口，反问：“难道你不是做梦都想把我送上法庭？”

“我当然想。”罗飞凝起目光说道，“但那并不是做梦，而是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实。”

阿华心中一凛，他分明感受到了对面那个男人传递过来的强大压力——不过他早已习惯了在压力下生存。慢慢地把咖啡杯放回桌面之后，他直对方吐出四个字来：“我等着你。”

“你不会等太久。”罗飞郑重其事地，像是在作出某种承诺一般。略略停顿片刻，他又延续先前的话题说道，“不过我绝不会去利用那个女孩。而且我们都应该知道，那么做不会有任何意义。”

阿华点头表示赞同。Eumenides不可能屈服于任何胁迫，如果罗飞刻意去破坏自己和Eumenides之间的协定，那只会收获适得其反的效果。想清楚这一层之后，他的情绪又放松下来，便笑看着罗飞说道：“那我对你可真的没什么信心。难道你要给我定个交通肇事的罪名，然后判我个一年半载的？”

罗飞知道对方的潜台词：自己虽然捉住了Eumenides，但因为证据不足，最终只给后者判个五年的徒刑而已。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讥讽，他只是回以一笑，并不屑多说什么。

阿华见无法激怒对方，自己也觉得有些无趣。他再次端起咖啡，翻了翻眼皮问道：“好了。既然你此行和公事无关，就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吧：你为什么要把郑佳从我这里带走？”

罗飞的答复简洁明了：“为了她的安全。”

阿华手中的咖啡杯停在了半空：“你认为我保护不了她？”

罗飞没有说话，但他默然的态度已经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答案。

阿华哑然失笑，反问对方：“在整个省城，还有比我更好的保镖吗？”

罗飞坦承道：“就算放眼全国，恐怕都没有。”

阿华愤懑地端着那杯咖啡：“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保护不了一个女人？”

罗飞轻叹一声：“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。你不再是一个保镖，你是目标。如果你是保镖，你越强大，你身边的人就越安全；而当你是目标的时候，你越强大，你身边的人就越危险——你明白吗？”

阿华愣住了。这里面的道理他以前并没有深想过，现在蓦然听闻，多少令他有些茫然。

罗飞却不愿慢慢等待，他的目光忽然一闪，直接抛出了更为强力的撒手锏：“想想明明吧，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这句话精准地击中了阿华的软肋。阿华难以承受这样的突袭，他把咖啡杯重重地摔在桌上，怒视着对方喝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说是我害了明明？！”

罗飞轻摇着头：“我说什么并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事实到底是什么？”

事实到底是什么？阿华不得不顺着对方的指引想下去。

如果明明没有和自己走得如此之近，她又怎会落到这般结局？敌人如此凶狠，自己虽然足以自保，但身边的人却难免波及受伤。尤其是被自己珍惜的那些人，恐怕还会成为敌人刻意侵害的目标。自己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不可能保护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啊。

阿华又想起了不久前女主人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语，他的心越来越冷，前额却在隐隐沁出汗珠。

是的，自己足够强硬——可恰恰是自己的强硬正把身边的人拖入到一个可怕旋涡之中。他所关心的那些人，他想要保护的那些人，难免会因此受到伤害。

究竟什么才是罪魁祸首？是旋涡本身？还是制造出旋涡的气流？

阿华用双手捧着那只咖啡杯，杯中浓褐色的液面轻轻地颤抖着，

泛起一阵阵的涟漪。恍然之间，他又听到了罗飞的话语：“你现在应该明白。我并不想破坏你和那个人之间的协议，相反，我是在帮助你完成协议。”

阿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待冷静下来之后，他问对方：“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”

罗飞看看手表：“航班还有半小时到达。你把郑佳的联系方式留给我。然后你最好马上就走，把跟着你的那些‘尾巴’引开。”

阿华当然明白“尾巴”一词的含义。他转头看向窗外的机场大厅，很快便在人群中锁定了几个目标，蔑然道：“这些货色，我动动小手指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掉。”

罗飞略一皱眉，提醒对方：“解决他们并不等于解决问题。”

阿华知道罗飞说得在理，但他潜意识里很难接受对方给自己做好的安排。略一沉吟之后，他找到了一条反驳的理由：“我现在离开有意义吗？高德森的人已经看到了我们之间的会面，他们恐怕会留下专人继续盯着你。”

“的确很有可能……”罗飞并不回避这个问题，“不过这没什么不好。事实上，我还希望高德森知道现在我要保护郑佳，这样那个女孩会更安全——因为高德森的目标是你，他可不想招惹警方的麻烦。”

阿华点点头，脸色却更加严峻：“不错。现在正是高德森在省城得势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努力维护和警方之间的合作关系。”

罗飞听这话味道不对，立刻反问：“什么合作关系？”

“你们之间没有合作吗？”阿华冷笑道，“那你们打击龙宇集团的步调怎么会如此一致？”

“荒谬！龙宇集团到今天这步境地，那是在给以前的罪行还债。高德森如果不吸取教训，迟早也会有同样的下场。合作？我们警方怎么会和这样的人合作？”罗飞愤然驳斥着对方的言论。

“随你怎么说吧。你们有合作也好，没有合作也好，都吓不倒我。”说完这些话之后，阿华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张名片递过来，“我给郑佳专门配了一名陪护医生，这是她的联系方式，接下来的事你自己看着

办吧。”

罗飞接过名片，脸上难得现出一丝笑容。然后他诚挚地说道：“不管怎样，就这件事情来说，我必须谢谢你。”

阿华摇摇手，并不愿接受对方的谢意：“我只是在完成一个协议而已。如果你真的过意不去，就帮我把单买了吧。”说话的同时他已起身，扔下那杯喝了一半的咖啡，头也不回地离去了。

罗飞又独自坐了一会儿，等听到机场广播中航班抵达的消息之后才买单而去。一出咖啡馆他便拨通了名片上陪护医生的手机，和对方约定了接机会面的地点。

罗飞在约定处等了十来分钟，目标航班的旅客开始陆续走进接机大厅。罗飞眼尖，很快就在人丛中发现了郑佳的身影。却见她双眼都缠着纱布，正在一个白衣女子的搀扶下慢慢前行。

罗飞向前迎了几步，那搀扶郑佳的白衣女子正是阿华安排的陪护医生小陈。她看到罗飞走近，便下意识地放慢了步伐。郑佳立刻感觉到了什么，她竖起耳朵倾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冲着脚步渐近的方向问道：“罗警官，是你吗？”

罗飞一怔，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刚才和陪护医生联系的时候只说了要来接机，还没来得及表明身份。

郑佳笑着说：“我听见你和陈姐通电话了，我记得你的声音。”

“她的耳朵可灵了，而且对于各种声音过耳不忘。”小陈也在一旁附和着说道。

原来如此。罗飞释然的同时也不免惊叹。他此前和郑佳仅有过一次会面，对方居然能从另外一个人的手机里辨析出自己的声音，而且所处的背景环境还是人声嘈杂的机场，这样的听力对正常人来说还真是难以企及。

互相打完招呼，罗飞开始关心起郑佳的手术效果：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手术很成功。”小陈告诉罗飞，“现在只需要静养，等着把眼睛上的纱布全部拆掉，她就能重见光明了。”

“医生说我的眼睛已经康复，只是还不能一下子适应外界的光线。所以这些纱布要慢慢地拆去，每天一层，算上今天还需要三十二天。”郑佳竖起手指，依次摆出“三”和“二”的数字，对复明的强烈渴望溢于言表。

“饶先生呢？”小陈这时候想起了自己的雇主，“他说好要来接机的。”

“哦，他临时有事先走了。”罗飞随口编了个理由，一转头却见郑佳也侧着脑袋，脸上的神情好像对此很关注似的，便又多说了两句，“阿华最近都比较忙，恐怕没时间来看你们。”

郑佳“嗯”了一声，略略有些失望。她的眼睛马上就要复明，她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和朋友们分享，她更急切地想要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谢意。可为什么他们总是在突然间到来，然后又在突然间不辞而别呢？

这里面更深的关系罗飞自然无法再说。他引着郑佳和小陈往机场停车楼而去，借机转移话题：“我帮你在警校找了个临时住所，并且托了朋友照顾你。那个地方安全、清静，附近有医院、有食堂，一切都很方便。你就在那里安心恢复吧。”

对方如此细致，令郑佳颇为感动。女孩表达谢意之后，忽地又有一些担心：“我忽然换了住所，我的朋友会不会找不到我？”

罗飞笑了：“他们想找你的话，一定能找得到。”

女孩放心地点了点头。对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朋友一定能找到自己，但这个男人的话语中却有神奇的力量，令人倍感信任。陪护医生小陈这时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。她把郑佳送到罗飞车上之后便与两个人道别，自行去找阿华结算薪酬。罗飞则开车载着郑佳来到了省警校，在幽静的校园中转了半圈，最后停在了一幢公寓楼前。

已经有人在路口等着他们。那是一个柔弱俊俏的女子，大眼长发，肤色白皙，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灵秀，但她眉宇间的神态却又干练锐达，带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气。

罗飞把车停稳，自己先跳下来，然后打开后排车门搀扶郑佳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等待着的女子也走到了车门前，她帮罗飞扶住女孩

罗飞也说：“我请我请。”然后他主动跳进驾驶室，“两位女士，快上车吧？”

慕剑云扶着郑佳重新坐回车里。经过这番说笑，郑佳在罗慕二人面前已没了陌生人的拘谨。三人随意聊着，很快就到了慕剑云安排好的那家餐馆。

一顿美食之后，罗慕二人把郑佳送回警校的公寓楼，照料她洗漱休息。此刻虽然刚过午后，但郑佳从美国辗转而来，时差还没调整，所以很快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罗飞和慕剑云此前也有好些天没见面了，这次重逢，自然也得叙叙旧。两个人怕打扰郑佳，便下得楼来，并肩在校园内漫步闲聊。

“要说还是你们高校教师舒服啊……”罗飞一出公寓楼就开始感慨，“这么年轻就分了房子，我们队里的小刑警可没这个待遇。”

慕剑云摇摇头说：“没你想得那么好，这只是给单身教工的周转房，结婚之后学校就得收回去了。”

罗飞“哦”了一声，趁势开起了玩笑：“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一直拖着不结婚吧？”

慕剑云咬咬嘴唇，好像有些惆怅似的：“找不到合适的，跟谁结？”

罗飞本是想调笑两句的，没想到对方却认真了。这也难怪，慕剑云今年二十八了，眼看就要步入大龄女的行列，这终身大事却还看不到着落，饶是谁也得有点自艾的情绪吧？罗飞想宽慰对方几句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，踌躇了一会儿之后才又说道：“那肯定是你自己的眼光太高啦。”

“倒不是眼光高……”慕剑云摇着头说，“我可能是……有点职业病。”

“职业病？”

“是啊，我有时都后悔研究什么心理学。你想，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，几句话一说，我就把他的性格特征摸了个八九不离十，以后再相处就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，哪儿还能找到那种谈恋爱的甜蜜感觉？”

“是这样啊？”罗飞不禁哑然失笑，“那你可怎么办？男人如果遇上你这样的女人，也会觉得可怕吧？”

“是吗？”慕剑云敏感地抬起头，似乎很在意对方的说法。沉默片刻之后，她忽然问道：“那你觉得我可怕吗？”

罗飞略微一愣，说：“我倒真没觉得……”

慕剑云松了口气：“那说明我现在还没法把你看透。”

罗飞耸耸肩膀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好评。

“说说你自己吧。”慕剑云调转矛头指向了罗飞，“你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一个人？你都快成王老五了。”

罗飞含糊地应付着：“一个人也挺好……”

慕剑云却不愿轻易地放过罗飞，她看着对方的眼睛：“你无法忘记孟芸，对吗？”

罗飞的眼神闪躲了一下，喃喃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罗飞深吸一口气，神情不再慌乱，他迎着对方的目光又强调了一次：“是的，我不知道。”

慕剑云盯着罗飞看了许久，好像要直渗入对方的心灵深处。可最终她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黯声道：“我真的看不透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把有些东西藏得那么深，深到你自己都无法分辨，别人又怎么可能了解？”

罗飞默然不语，放开目光向远处看去。只是心思被触动之后，越想逃避便越是无可逃避，但觉视线所及的校园即景，那些草木楼宇，林林总总，点点滴滴，每一处都有孟芸的身影，每一处都有无法磨灭的酸甜回忆。

一时间两个人都沉默着，气氛颇为尴尬。良久之后还是慕剑云先开了口，她有些生硬地岔开话题道：“最近工作上的事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进展？”

罗飞轻轻一叹，说：“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”

“哦？”见罗飞如此神态，慕剑云的兴趣倒真的被调动起来了，便更加仔细地追问：“上次你说什么‘龙哥’出了车祸，和阿华有关，那件事后来查明白了吗？”

“基本上搞清楚了一——就是阿华设计的。他先安排了一个女孩把龙哥灌醉，然后又亲自开车炮制了那起‘车祸’。”

“那怎么还不抓他？”

罗飞把手一摊，说：“没有证据。就车祸本身来说是龙哥的全责，而且他自己也认可了交警部门的裁定。这样的话我们刑警队就很难入手。”

“不是还有个女孩吗？”慕剑云提醒对方，“能不能从她身上入手？”

“那个女孩叫明明，她前两周也出了意外，目前还在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里。”

慕剑云敏锐地嗅到了其中不正常的气息：“意外？真的是意外吗？”

罗飞和对方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“从表面上看起来，那的确是一场意外。事发当天是阿华的生日，明明提前来到阿华的住所，并且给对方准备生日蛋糕。但此时屋内的管道天然气莫名发生了泄漏，当她打着火机想要点生日蜡烛的时候，泄漏的燃气引发爆炸，女孩被当场烧成了重伤。”

慕剑云听完后立刻表明自己的观点：“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一定是高德森的人干的！”

罗飞点点头：“应该是如此。他们的目标原本是阿华，没想到明明会提前来到阿华的住所，所以那女孩便成了阿华的替罪羊。”

慕剑云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明明助纣为虐，自己终于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。”

罗飞摇摇头没有说什么。他能理解慕剑云疾恶如仇的心情，不过他曾亲自到医院里看过明明，那女孩的惨状实在让他无法再苛责对方了。

慕剑云自己琢磨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既然阿华那边暂时找不到漏洞，不如先抓住这个案子动一动高德森。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任其发展的话，没准儿会成为第二个邓骅。”

“不错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，高德森的社会危害性恐怕比阿华更大。”罗飞首先对慕剑云的意见表示赞同，然后又话锋一转道：“不过这起案子也不简单——作案者是个高手。”